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六

皇親部十二

太子一 并世

周易離卦曰黃離元吉

離南 色黃 善之對離 為火上 記位焉土

于其父之道文王太子發

是也慎成其業故吉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

于四方 王肅曰兩離相續 綴明之義也

周易鼎卦曰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

鄭玄曰顛

趾也趾足也無事曰趾設陳曰足爻體選為服初爻在體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不同體以否正承乾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體陪其為足之道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遠之子處坤為順又為子母今在后妃之傍側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寶而立以為世子又何咎也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周易震卦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

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王肅曰在有靈而尊者莫若于

天有靈而貴者莫若于玉有聲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嚴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當聽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七響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慮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

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又曰震為長子

易經曰震下乾上無妄天精起

鄭立注曰起由立也乾為天夫震為長子聖人立為

天子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也

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乃告于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充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



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子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外于中流白魚入舟王跪取出奉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新元以定王業也

又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

又曰太子發紂以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武王在也三仁紂子以微子立是謂周文王也紂子武庚也紂子武庚也紂子武庚也

又曰子稱太子發明慎父以名卒考子殺也父死子生王行也我紂之後也紂子武庚也紂子武庚也紂子武庚也

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鄙召太子發曰嗚呼

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不

為驕侈不為汰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民愛費

春秋演孔圖曰聖人在後曰望陽苞懷至德據少陽王在也紂在也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二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不登于俎豈

有非禮而可養太子者

帝王世紀曰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

誦

尚書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

穆天子傳曰成姬之喪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

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

門以送邢侯再拜勞之侯不答拜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譽文叔向言稱

而三窮遂廵而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

而臣不能與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

太山頤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見於喜而又懼吾聞女知人言長短吉凶也曠對曰女聲清女色赤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將上賓於帝於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師曠歸來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也

春秋傳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洛間有道士浮邱伯引上嵩山仙去

尚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三

尊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

家語曰子張問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旣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旣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尚書大傳曰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著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

又曰棄法律逐公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母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荊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宮副主之宮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四

又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一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一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于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縮繅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說苑曰經侯遇魏太子左帶羽玉具釗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

臣忠百姓載上此魏國之寶也

毛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毛詩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弁彼魯斯歸飛提

又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又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券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不會計多少憂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

又曰凡其死生鮮薨之物以供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五

后世子之膳羞 鮮謂生肉薨謂乾肉也

又曰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物割烹煎和之事選百

羞醬物珍異以俟饋供后世子之膳羞

又曰籩人為王及后世子供其內羞 供房中之羞

又曰醢人供后及世子之醬醢菹

又曰外府掌布之出入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幣 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

又曰王之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在遊倅使之修德學

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儀禮聘禮曰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
他如遭君喪

大戴禮曰古之王者太子生因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叅
之夙典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大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則教固以行矣

又曰太子旣冠成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
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
過書而宰徹其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
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未敢諫之鼓

禮記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六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過子凡入
學以齒

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
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又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又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
也

又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合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凡三王教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七

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知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又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

亦能養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也

禮記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續如健勝也

食其母使之補虛強氣也凡接子則吉日雖三日之內尊卑皆必選其吉日也豕子則太

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

又曰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子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比適

子謂世子弟子庶妾子也豕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

而見必循其左手木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又曰世子珮瑜玉而綦組綏

左傳桓公曰北戎伐齊齊侯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八

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太良少良甲士三百以獻于

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戎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

鄭忽以其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太子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

齊女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

曰善自為謀及敗戎師也齊侯又欲妻之固辭人問其故

子曰無事于齊吾欲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

歸是以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之

又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接者

子初生接見于父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曹伯有又曰曹太子來朝曹太子桓公賓之以上卿之禮曹伯有

朝攝而 嚮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
非歎所也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至也夫帥師專行謀
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師則制命而已

稟命則不孝故君子嫡嗣不可以帥師專命則不孝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以戰君其舍

之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里克不對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太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孽子配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九

嫡大都竊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
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又曰會於首立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

又曰盟會於甯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
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

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華由

是得罪於鄭鄭伯罪之也
又曰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姬之子
穆公也鄭逐羣公之故奔晉也
從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 故使待命於

東待命于鄭東也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

人許之

又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也康公秦穆公太子曰文公之入也

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衛從兵也穆嬴日抱太子

穆嬴襄公夫人太子靈公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

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真置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之門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吾

受子之賜如子爲善教誨此子使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之賜賜猶惠不才吾唯子

之怨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于惡其教不至也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

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

公以御秦帥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十

又曰邾太子朱儒自安夫鍾自安猶處也夫鍾邾邑國人弗循循順也

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立君改立君不周太子也太子以夫鍾與

邾封來奔

又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

曰高厚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社稷也

其將不免乎

又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

太子兄子曰姪顏驪皆二諸子諸妾也仲子戎子戎子嬖二子

女宋仲子生子公子屬諸戎子戎子取牙養也戎子請以爲太子許

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立長爲常立而不祥也聞諸侯難

諸侯事難成也間犯謂光已列于諸侯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謂列諸侯之會今無故

而廢之是專黜諸侯

專獨也光詆與諸侯列于盟不可黜也

而以難犯不祚

也

以難成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

東徙

也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

逆光

微隱

也疾病而立之

疾困也而

立爲太子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六

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太子一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赤而毛棄諸墀下恭

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恭姬宋伯姬也

平公入夕

平公恭姬

也子恭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過也意悅之故視之久也

姬納

諸御

納之乎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為宋元公

惡而婉

婉順也佐太親惡心順

子產美而狠

太子貌美而心狠戾

合左帥畏而惡之

合左帥向戌也

寺人惠

墻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楚客過使太

子知之請野嚮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對曰小人之事君事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之侍

太平御覽

卷百四十七

一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供其外莫供其內

言我內師也當內師供內使也

臣

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又書為之徵驗也書盟書

而騁告

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

速病也欲病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其弑父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夫人

夫人佐母弄也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左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左師曰中而與之語

語謹也欲使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

經書宋公殺其

世子座平公用伊戾之讚德夫人左師而言之世

子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

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許悼公瘞

許悼公靈公之子

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

公疾

不瘳止蜀進藥

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

事君舍藥物可也

又曰楚平王卒合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空申之也曰太

子任弱其母非嫡昭王也太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

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

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不贖也王有嫡嗣可亂也敗親速

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楚國何為

必殺之合尹懼乃立昭王

又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齊公嫡夫人昭王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諸

子鸞嬖之子荼雙諸子諸公子鸞嬖景公妾也諸大夫恐

其為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

二子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七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國惠子國景之子國憂也昭高姬之子高與也真羣公子

於萊真置萊齊東邑欲使遠齊

公羊傳曰子般卒卒云子卒其稱子般卒何據子赤不君

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為君也君薨稱子某綠氏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稱子某繼父名

者尸柩尚在踰年稱公不曠乎無君也

又曰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戴曷為殊會王世子據率周公世子不殊別也

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朝不言使非正使世子

仇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

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魯失正曹伯失正言

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通也言世子違命止是當不義則淨之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姬師。招成公子姬師與公子所請悼太子者哀公愛其

世子留托之招哀公之招哀有疾招殺太子姬師而立留嚮曰陳公子招招發于十年矣

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

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

世子者唯君之二也云可以重之存乎志之也諸侯之尊

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惡哀公使招至子殺之

孝經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

公侯伯子男乎

孔子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於

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所以著代之。主人位

太平御覽 卷百四十七 三

明代交也爵於客位加其成三加彌尊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

名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不變天下無生而貴者

又曰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治成

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

與怪天子無冠禮而諸侯之冠如子之冠問之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

冠已君子無所殊。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

孔叢子曰穆公問于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

周公之典曰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

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故立其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

立其子亦各有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

權也

漢舊儀曰皇后太子各食二十縣曰湯沐邑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皇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稱太子尙書曰太子發升于丹是也中侯曰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晉世子申生鄭子華齊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太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嗣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又曰太子夫人無諡者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諡其夫人不得有諡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無諡知太子亦無諡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七

四

又曰天子以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亦無再之義也

又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諸外者尊師說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記曰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太學在郊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小學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羣雍鄉射之宮

又曰君子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齊子之臣亂君在者春秋之義殺太子與殺君同罪春秋曰殺其君之子齊奚言君者明與君同也君薨夫人無子有遺腹待其坐而立

之何遵適重正也會子問曰云立嫡以長不以賢賢不肖未可知也尙書云知人則哲唯帝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謂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鄰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也且魯國雖有事婦人何與女子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者晉客舍吾繫馬馬佚馳踐吾園菜使我終歲不厭菜隣人女奔亡借吾兄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今魯君老老必將悖太子少少必愚愚悖之間奸僞互起夫魯國有事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之隣婦謝曰子之慮非吾所及也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男子鬪戰婦人輪餉不得休息

史記曰周厲王出奔于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竟得脫召周公二相乃共立之共和是爲宣王又曰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申后及太子宐曰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申侯怒乃與犬戎共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宐曰是爲

平王

史記燕世家曰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王秦王

覺之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我燕薊王亡
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
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
可丹仰天而歎烏卽白頭馬生角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
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
歸故怨於秦欲報之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傅麴武書
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
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受辱
以生也真正所羞之見却以虧其節故有勿喉不顧據鼎
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
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
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
海內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
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
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死懷恨於九
泉必令諸侯無以爲嘆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以大夫
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史記呂后本記曰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爲人仁
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
我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用留侯策太子毋得
廢又張良世家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

后曰留侯善畫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此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請之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高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

太平御覽

卷百四十七

七

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以將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以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子者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上前曰然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示以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

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行鼓

征西言無所畏

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

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

長安縣有曲郵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

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疾強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讎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七

八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爲辱故恐而忘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有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被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子真貳主矣

漢書外戚傳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入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文帝崩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夫人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謀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立姬日怨怒謝

長公主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
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
善視之栗姬怒不肯言不遜景帝心啣之而未廢也長公
主日嘗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曩者所夢日符計
策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
奏事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
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按誅大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
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漢武帝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立
爲皇太子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
太平御覽

卷百四十七

九

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禱使東方朔枚
臯作禱祝及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聽江公受穀梁及
冠就宮中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
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良娣官也戾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產子男
進號曰史皇孫皆以舅氏姓爲氏以相別也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
事克與太子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太子所誅會巫蠱事
起克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
蠱道呪詖窮治其事克典治巫蠱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
木人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溥并誅因謂太子曰
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乃收捕克斬
以聞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敗亡

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子弄父兵罪當笞爾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史闡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自經後車田千秋言太子之寃上遂擢千秋爲臣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宣帝卽位有司奉謚曰戾置奉邑三百家

又曰孝元皇帝爲太子也母曰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十歲宣帝卽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輝蓋寬饒等坐

太平御覽

卷百四十七

十

刺議辭語爲罪而誅嘗侍讌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害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疎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焉

又曰孝宣帝王后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霍皇后廢上情許太子早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家

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木杪常置左右年三十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博謹慎初居五梓宮上帝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間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幸酒樂譙上不以爲亂旣而定陶恭王有才藝母得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冊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又曰孝哀皇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嗣立爲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傳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傳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太平御覽
卷百四十七
十一
國二千石傳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傳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才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太子宮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八

皇親部十四

太子三

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詩歌四章以讚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疆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疆不自安因左右陳實願備藩輔其十九年六月疆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食東海魯國并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儲王賞賜恩寵無倫比多致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簾之懸疆性聰達恭謙臨之國北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太子固辭上不許以疆章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

續漢書曰趙喜爲太尉中元二年上崩喜受遺詔典錄喪禮新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尊卑無別喜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范曄後漢書曰孝順皇帝安帝之子母李氏爲閹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讚太子乳母王聖舅監那告殺之太子數爲嘆息王聖等俱有後禍遂與豐京共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卿侯立濟陰王以廢

黜不能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亥京師及羣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卽皇帝位年十一

魏志曰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翼有奪文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礪砥太祖又嘗屏除問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之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定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二

魏畧曰太祖不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昌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昌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恙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太子也

世語曰辛毗女憲英適太常羊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苑毘頸而告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毘以告憲憲嘆曰太子代宗廟君主社稷也代君不可以不憾主國不可以不懼宐感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念在左右

魏書曰明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燕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魏畧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明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殺其母臣不忍復射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樹之意定也

王隱晉書曰武皇帝寬仁厚德深沉有智量風度容貌綽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三
如也景元中爲撫軍咸熙元年晉國初開立爲世子遷撫軍大將軍開府副使相國二年立爲太子

又曰惠帝爲太子時上素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擇才乃遣荀勗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也嶠答詔稱臣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也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矣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祖少聰惠武帝愛之六七歲帝夜篝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以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近火光令人照見也又嘗見宮養猪肥大不常復問上何不殺以賜左右而久費五穀上卽烹之由是益奇之常稱以爲似宣皇帝亦以東宮無嫡有

託後之意太康十年詔曰適旣長且仁可令以適爲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爲封國邑五萬戶及世祖崩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詔曰適尙幼蒙今出上東宮雖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與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司馬司泰息畧太子太傅楊濟息怵太子太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尙書令華廩息恒並以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太子好卑居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勒使墮地又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善云其母本屠家女也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稍失儲副望賈后無子妬害滋甚九年正月月暈赤黃數重三月十八日滎陽河南潁川繁霜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四

殺桑及桃李杏花尉氏雨血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夏桑生于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枯日中若飛燕者積數月漢中平中亦有此變皆爲太子也賈后作韻字髻太子見韻之象也是時謠曰宮東子莫聾啞前至臘月纏汝髮十一月天連日大風發屋折樹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遣宮婢賈書與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可入朝太子入令請朝詔聽二十九日入朝賈后不見使婢陳舞賜棗酒強使飲辭不見聽太子醉賈后誣奏太子有悖書廢徙金墉城于兵防送幽於許昌宮之別坊賈后與賈謐等早害太子以絕民望三月十四日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賈后表以廣陵王禮殯趙王倫誅賈謐廢賈后帝乃使持節兼司空

衛尉伊策故皇太子曰嗚呼少負峽嶽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火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遺者而朕昧於凶構致爾於非命之禍中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用賢明人神憤怨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令遣復皇太子喪禮備制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尙獲爾心矣

文士傳曰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王厲聲曰皇帝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晉書曰明帝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孰遠對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寮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間昨者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及帝卽尊號立爲

皇太子

見明紀中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肅祖中宗長子也建武九年中宗爲晉王拜王太子及踐尊號爲皇太子冊曰於戲朕承天緒泰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冰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爾於儲宮以陪貳於朕躬欽哉爾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植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

歟爾其敬之

又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建元二年康帝疾篤左
光祿大夫領司徒謨尙書令恢等上疏曰臣聞皇義玄邈
五帝攸往淳風澆散三王傳嗣欲令國有常居民有定奉
關諸盛衰不易之道也代惟皇子天挺奇表隆準豐下岐
嶷之姿彰於始年大成之風顯於期月宜建立儲宮允副
民望下太史擇吉日告宗廟備禮奉行奏可

後魏書曰太宗明元皇帝道武之長子初帝母既賜死太
祖乃召帝告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合婦人
後與國政使外家無亂汝當繼統吾故遠同漢武爲長久
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召之帝欲入左右
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
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和解而進不晚也帝從之乃遊
行於外及元紹之逆也帝還而誅之天賜六年卽皇帝之
位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六

又曰景穆皇帝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
年立爲皇太子明年五歲明惠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
經史皆通大義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
姑藏無水草不可行太子有疑色太子駕至姑藏乃詔太
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於城北其大姑河澤草茂盛
可供大軍數萬人之多言者亦可惡也太子謂言者曰爲
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
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正平元年六月薨於東

宮時年二十四賜諡曰景穆皇帝子高宗卽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又曰世宗宗武皇帝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于牀下日化爲龍繞已數匝遂有娠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

又曰肅宗孝皇帝諱詡世宗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崔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肅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傳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又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太子拜于是君臣畢拜光北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七

面立不敢荅拜惟西嚮拜謝而出

又曰廢太子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詔曰昔塗山有育美名列於夏典任姒作配昌發顯於周書故能緝熙丕緒祚延八百自元子誕育於今四載而名表未孚於四方茂實未昭於朝掖非所以憲章遠獻允光禮度者也太皇太后親發明旨爲之立名依德協義名恂字元道國祚永隆儲貳有寄無窮之兆於是而始乃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高祖每歲往幸常畱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庶子高道悅數苦諫悔甚銜之爭及道悅於禁中高祖引辭臣於清徽堂議廢之爲庶人置之河陽後謀遂賜死

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大極殿
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縷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又曰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
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幾絕武
帝令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
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
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
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汝更無病正爲汝知此胷中亦圯
塞成疾應強加餽粥不使我還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
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
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八

又曰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
素高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
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軌慙而止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君殷芸吳郡陸倕
琅琊王筠彭城劉洛等同見禮待太子起樂賢堂

後周書曰宣帝諱贊高祖長子帝卽位多過惡初帝之在
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
無異雖隆寒甚暑亦不得休息性旣嗜酒高祖遂令醪醴
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朴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
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

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嚴矯情修飾是以惡遂不聞

隋書曰煬帝高祖第二子母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惠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鍾愛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色之玩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及太子勇廢立爲皇太子

唐書曰李綱隋開皇中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趨而出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道之足堪繼嗣業皇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柰何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八

九

以絃歌鷹犬之才目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

隋書曰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則便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志性特鍾愛焉煬帝卽位便幸維陽宮昭畱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唐書曰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皇后以隋

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初在孕而語聲聞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高祖受禪拜尙書令進封秦王武德九年立爲皇太子

又曰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令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建造使密召之建成與齊王元吉問行赴太厚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畧河西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寮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循洛陽及還恭帝授尙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宗功業日盛建成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九年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干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宐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自衛高祖已調召裴寂蕭瑀竇延陳叔達封綸宇文士及顏師古等欲令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卽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殺太宗乃射之建成應絃而斃

又曰高宗文皇帝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貞觀二年生於東宮之麗正殿封晉王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

父兄爲臣子矣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李勣等議立爲皇太子

又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惶惑不決乃御兩儀殿羣臣盡出獨留長孫無忌及司空房玄齡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謂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床抽佩刀以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王曰汝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旣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詔問百寮必無異辭於是建立遂定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親部十五

太子四

太弟

大孫

太子妃

良娣

孺子

保林

才人

家人子附

太子四

唐書曰廢太子瑛

英音

立宗弟二子也景雲元年封真定郡

王開元三年立爲皇太子母趙麗妃本妓人有才貌善歌

舞立宗在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及漸弛惠妃

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覘利於已日求

其短譖於惠妃泣訴於立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一

亦指斥於至尊立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

書令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

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

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

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

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

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客賈后之譖以至喪

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

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旣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

罪左右敢不詳悉立宗默然事且寢二十五年四月楊洄

又搆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附馬薛鏞常搆

異謀立宗遠召宰相籌之李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下
不台參知立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
人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寶應元年詔贈皇太子
又曰靖恭太子琬立宗第六子也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
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
河隴兵募屯於夾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素有雅稱風格秀
整當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
靖恭太子葬於西原

又曰承天皇帝倓

音談

既爲張良娣所搆肅宗怒而幽死又

欲搖動代宗時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從容語
及倓事泌曰臣幼稚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聞其說乎高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二

宗大帝有子八人太后所生四子自爲行第故睿宗第四
長曰孝敬皇帝弘爲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太后方圖臨朝
乃鳩殺之立雍王賢每自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
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合樂工歌之冀太后
聞之哀愍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
摘令瓜稀三摘尙自可四摘抱蔓歸太子賢終爲太后所
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奪宗之計不行

又曰憲宗章武皇帝順宗長子母王太后六七歲時德宗
抱置膝下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
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順宗卽位之年封冊爲皇

太子

又曰懿宗恭惠皇帝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生於藩邸封鄆王大中十三年宣遺詔立爲皇太子姿貌魁傑有異稠人藩邸時當重疾郭妃侍醫見黃龍出入於臥內妃以告帝慎勿言

又曰僖宗恭定皇帝懿宗第五子母曰慧安皇后王氏初封晉王懿宗大漸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臨旰晷勞懷寢興思治涉道猶淺道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厲實有慮於闕政且無暇而怡神考茲舊章謀于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晉王孝敬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三

俾崇邦本允叶人心空立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爾中外卿士暨于腹心之臣各竭乃心永安黎獻

太弟

附

王隱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立清河王覃爲太子成都河間王復廢覃爲清河王立成都爲皇太子

晉陽秋曰永興元年河間王頊表拜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司空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等以大駕北征廢皇太弟穎立預章王熾爲皇太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晉成都王穎爲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朝政事無大小皆關咨

唐書曰武宗肅皇帝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長

慶元年封穎王開成五年文宗疾兩軍中尉仇士良志弘矯詔迎穎王於十七宅曰朕自嬰疾疾有加無愈懼不能躬總萬機日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守神器親弟穎王滙音郭昔在藩邸與朕嘗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爲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合勾當百辟卿士宜竭廼心

又曰昭宗景文皇帝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僖宗不預遺詔立爲皇太弟

太孫附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皇太

孫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四

子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尙爲襄陽王又詔立臧皇太孫文武官屬卽轉爲太孫官屬單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爲濮陽王薨惠帝復阼立襄陽王尙爲皇太孫薨謚冲皇太孫并追謚前太孫爲哀皇太孫晉惠帝起居注曰拜皇孫爲臨淮王尙爲襄陽王又詔臧爲太孫臧廢到銅馳街宮人嚴從皆哽咽路人收淚焉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祭爲太孫太傅前城閣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

又曰惠帝使使節兼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爲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告于太廟

後魏書曰高宗文成皇帝景穆帝之長子也母曰閻氏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劉尼代人也父祖皆爲方面大人少壯健有膂力世祖善之拜羽林中郎宗愛旣殺南安王餘爲東廟祕之唯尼知之尼勤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生平時事乎凡以狀告殿中尙書賀源仍謀於南部尙書陸麗麗曰惟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祖於苑中麗抱高祖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五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夏六月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晉加
陞

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又曰鬱林王昭業字元尙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爲太孫居東官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皇世宗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貴重之

唐書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寮於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審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爲樂耳謂太子曰爾

國之儲二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爲賜但先聖典籍可爲鏡戒耳因賜尙書毛詩孝經各一部

又曰永淳元年立皇孫重照爲太孫將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彛卽中王方慶問曰今立太孫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孫嫡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封王耳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

太子妃 附

白虎通云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然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史記曰皇帝有四妃帝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皇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

太子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六

之漢書外戚傳曰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

漢書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帝卽位立爲皇后

又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姚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

又曰元帝爲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

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獨衣絳緣諸干諸干文使掖衣也

侍中杜輔送入太子宮見於內殿侍御幸有身立爲太子

妃

又曰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曰太子忻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及成帝卽位立許妃爲皇后

又曰孝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太子傅氏女爲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

後漢書曰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初受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樂松黃門侍郎竇氏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大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大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幸恩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七

不報而妻子持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竊聞太子諸王妃正未構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

吳志曰太子孫和賜死和與妃張部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

王隱晉書曰楊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謀婚久不決上欲娶衛嬪女后欲娶賈充女妻酷妬宿著上曰衛公女有五

可買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買家種妬少子酷而短黑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先使人言猶輸實於揚后因啟必成本當娶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定見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上乃聽之帝知太子不惠又聞衛瓘言故試之書召東宮大小官屬爲作飲食而密封詔事使太子決停信得之賈妃大懼請外人作答詔草給使泓行還啟賈妃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致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答賈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得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才荅之過高武帝大喜於是賈妃諷音於外說張泓孝廉卽才語領軍舉高弟兄遣語曰汝衛瓘老奴幾破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八

汝家事於是賈妃銜之

又曰賈妃酷妬手斫數人或以戟摘

音擲

孕妾子乃隨刃墮

地上聞大怒垂廢之荀勗深救之故不得廢

晉氏后妃別傳曰武悼皇后武帝繼室也太傅楊駿女賈庶人爲太子妃時數以肆情性忌妬帝意欲廢焉后爲妃陳請曰魯公有勳於王府妃親則其子貴妬忌婦人之常事不足以一肯而忘大德帝納焉

王隱晉書曰初世祖遣才人謝九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九西宮遂生愍懷太子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爲聘王夷甫小女惠風賈后暴戾日甚乃表乞免爲庶人送太子妃王氏入金城墉妃父尙書令王衍見脅表離籍

妃出金墉城號哭感動左右道路爲之悲愴也

又曰劉曜王彌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愍懷太子王妃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乃害之

晉起居注曰元帝大興五年上臨軒使策命拜晉王太子妃庾氏爲皇太子妃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納采聘太子妃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爲主人

晉孝武帝起居註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望蔡公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詔曰太子諱婚禮卽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修德積善慶隆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九

豈唯在乎天賚賜所以宜其悅情其便依舊又賜左僕射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妃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皆住車相揖妃王主皆住車不揖

東宮舊事曰司徒會稽王導子等啟曰皇太子係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備加之世載簡正慶深積善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一年皇太子納妃瑯琊臨沂王氏時年十四

王隱晉書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生卽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后少孤無兄弟故爲安常

納爲太子妃

東宮舊事曰有詔以皇太子納妃賜帛各有差使持節兼司空尙書右僕射謝朓副獲軍臨湘縣侯車胤迎詹事尙書左僕射王珣率東宮屬迎於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織成袞帶白玉珮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同心雀鈿一具函盛之鬢花六五枝登花二五枝圓樹花十株碧紗座

旌半繡一丹羅杯文長命綺襦

襦音屬
稱別名

又曰太子納妃絳貞文羅一幅被子一絳羅繡四幅被一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真文羅袴漆龍頭支髻枕一副
銀花鍔鈕百副金塗連盤鴨燈一副絳文履一量漆花籠
一副絳地織成綺緩有七副綵杯文綺一副絳石杯文綺
被有一又七綵杯綺袴長命杯文綺袴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珮瑜玉

又曰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河內温人晉公帝女也初封
海鹽公主少帝以公主尙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卽位
爲皇后

又曰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年納爲
皇太子妃

又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卽長史智
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

不合江氏雖世爲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門無強蔭以卜筮最吉拜爲皇太子妃

蕭顯齊書曰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車漆盡輪車太子

妃亦乘之

又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琊臨沂人建元元年爲南郡

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制新麗衣裳及

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鈿如叶切十餘枚

唐書曰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

十三嬪于太宗武德九年冊拜皇太子妃

又曰高宗廢后王氏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

以后有美色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一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

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

宜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待

進止

良娣 附

漢書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妃祖母也太子有妻妾凡三

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本家魯國母貞君兄恭九鼎四年

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

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史於天子置納職二等曰保林

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膳女爲良娣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二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姊比開國侯

唐書肅宗張皇后天寶中選入太子爲良姊

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幼以良家子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邸時代宗以才人賜之生憲宗皇帝立爲儒人順宗外儲冊爲良姊

孺子附

後魏史曰劉芳沈雅方正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更勅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

保林附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七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廢爲庶人考竟太子母淑妃謝玖及太子所幸保林蔣俊及母三弟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爲太子納宜都守表僧惠女爲保林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保林比五等侯

才人

王隱晉書曰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才人比附馬都尉

家人子

漢書曰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

位皆稱家人子生宣帝數月衛太子史皇孫敗家人子皆
坐誅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九

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

皇親部等十六

諸王上

漢書曰百官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組綬

史記曰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高帝崩惠帝立呂后使人持鴈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

又曰燕王劉澤

漢書曰澤高帝從祖昆弟

高帝十一年封爲營陵侯高

太平御覽

卷百五十一

一

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悅之用二百斤金爲壽田生已得金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太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請張卿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爲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有卿大然之乃諷大臣立呂產爲王田生因說張卿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服今營陵侯劉澤長爲大將軍尙觖^音望今卿言太后裂十縣王之彼得王喜于諸呂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乃以澤爲琅邪王

又曰齊哀王襄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太尉周勃誅諸呂大臣欲立齊王瑯琊王澤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淚虎而冠者

言鈞惡哭如
虎也著冠者

方以呂氏幾亂天下又立齊王是復爲呂氏

也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于沛爲吳王
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無反濞頓
首曰不敢

又曰楚元王交皇帝少帝也高帝卽帝位交與盧綰常侍
上出入臥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卬比
皇子

又曰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食
七十餘城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后前置齊王上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 一一
坐入家人禮太后怒遣人酌卮鳩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
王起帝亦起飲俱爲壽太后恐白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佯醉而去

又曰齊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
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
皇帝入宮始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
王朱虛侯章盡以梁地王東牟侯興居及孝文帝立聞朱
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騁馳亦欲
行陰德撫循百姓流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
內書二十篇外書甚衆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

二十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王又辯博善爲文辭甚重尊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賦且受詔食侍上

又曰孝文皇后生景帝梁孝王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出東遊士莫不至

又曰梁懷王揖文帝子也文帝愛之異于他子五年一朝因墮馬死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三

又曰孝景栗姬生河間獻王德孝景二年立修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千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及詔策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

又曰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吳已破二歲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又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

後徙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好音樂口吃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室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侍古文經傳

又曰孝景貴夫人生中山靖王勝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帝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累希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上荆軻爲之泣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之心結日久而每聞竊眇之聲不知涕泣之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明當執虎十夫撓推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燦金積毀鎖骨聚輕折軸羽翻飛肉今臣雍閉不得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居風不燠何則所忌者然也臣雖薄也

太平御覽

卷百五十

四

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蕃屬又稱兄今郡臣非有葭莩之親葭莩葉亭裡白皮也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骨肉冰釋此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勝又樂酒好肉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月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又曰景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進士夜醉不知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曰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

國

又曰孝武李姬生燕剗

盧建切

王旦爲人辯畧博學經書及

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
上怒下其使獄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
帝賜諸侯玉璽書旦得書不肯哭霍光秉政襄賜燕王錢
三萬益封萬三千戶因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多賫金寶
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弘羊等皆與
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
旦聞之喜上疏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桀等皆伏誅
旦聞之憂懣音悶置酒萬載宮會賓客臣妾坐飲王自歌曰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兮廣音曠而道路也固知國
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
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五

者皆泣

又曰孝武李姬生廣陵厲王胥倡樂逸遊故終不得爲漢
嗣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迎女巫李女須
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不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
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以錢會昭帝崩胥曰須良巫也殺
牛塞禱及昌邑王微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
等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得立復令女胥祝詛如前
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相餽遭通私書後延壽謀反
誅辭連及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
胥胥旣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

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右鼓瑟歌舞
王自歌曰欲人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
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惡死兮爲苦
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悵爲樂極蒿里召兮郭門闕
死不得代取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
胥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骨骸當暴幸而
得葬薄之無厚也卽以綬自殺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
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爲穆生設醴也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六

又曰王尊爲東平相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
連坐及尊親自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受詔尊將璽書歸
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
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
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
下皆言王勇王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親
尊意欲格殺之卽好爲尊卻願觀相君佩刀尊拏掖顧謂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嚮王曰王又雅聞
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東宮漢記曰東平獻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
卽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

以玉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荅拜諸王歸國上持留蒼八月飲酬畢大鴻臚奉遣蒼上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曰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云爲善最樂帝曰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乘驛馬問焉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陵思王荆性刻急隱害喜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飛書與東海王彊說之令舉兵爲逆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

七

亂疆得荆書卽其行書者封上之以親親隱其事遣荆止河南宮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正德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墨無金銀綵飾馬踰六尺于是以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施親戚被服自如

范曄後漢書曰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世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賞賜焉

又曰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七年追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元年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以爲比光烈皇后崩

帝悉以太后遺金財寶賜京都甚好治宮室窮極伎巧皆飭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

又曰樂城靖王黨永平十五年封樂城王黨聰慧善史書如正文學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又曰清河王慶爲太子竇后封有司奏廢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宗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食服與太子齊等慶小心恭孝自以廢出尤異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馳常以貴又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臘輒祭於私寢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八

奉祭祀私願足矣

又曰李燮字德公靈帝時拜安平王相是時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畧國家續王還欲復其國燮奏曰續在國無守藩政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後國續竟歸蕃燮以謗毀宗室輸作佐枝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貴燮爲議

又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鳩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耶乃與妻唐姬宮人欽讎別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如棄萬乘兮退宮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枕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王兮命天催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覺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王曰卿

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鴆死時年十八

漢名臣奏曰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書通明積德累行天下推重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武帝色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知其主意卽縱酒聽樂因以終也

漢雜事曰中元二年光武崩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坐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喜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魏畧曰任城王彰字子文武帝子也太子嗣立旣葬遣彰之國如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見授用而聞當隨

太平御覽

卷百五十

九

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璿薄使其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畏其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又曰趙王朝幹一名良良本陳妻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遣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親視特隆于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言阿翁帝言良曰我汝兄耳愍甚如是每爲涕淚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一

皇親部十七

諸王下

王妃

諸王下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慧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然後自歸冲於是刃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感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尙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亾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黃初二年追贈謚冲曰鄧哀侯太和五年加冲號鄧哀王又曰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

又曰樂陵王茂性傲狠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虞

甚而舜猶封之有痺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帝行之於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爲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憫太皇太后下流之念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惟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須貴也或諫彰讀書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爲博士耶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二

又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讀誦時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尙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客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尙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蜀志曰魯王永字公初永信官人黃浩浩旣信任用事構主於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吳書曰南陽王和字子孝被譴之長沙行過蕪湖有巢鵲於帆檣故官僚聞知皆憂慘以爲檣非久安之象或言鵲

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吳志曰魯王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異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

又曰濟王奮字子揚居武昌權薨大傳諸葛恪不欲諸王據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國家天下臣父兄大臣宜上惟太伯順父志之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疆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白公旌之寵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懼

又曰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遊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疋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旣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

又曰安平獻王孚性通和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愆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

食談者稱焉

又曰平原王幹字子良宣帝子太始元年封平原王邑一萬一千三百戶四年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服之幹不治國事雖有爵祿若不在身所得俸秩皆露積腐爛齊王爲長沙王人所殺幹哭之而哀謂左右曰宗室轉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

又曰文王崩齊王攸率禮過哀上以攸至孝毀甚凶年五月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塵墨貌不可識太后畱攸慰提旬日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思不可專守一意以陷於不孝若復不從往言常遣人監守飲食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四

又曰長沙厲王又字仕度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性果厲有威斷初入洛謂成都王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宐維之時齊王罔己至聞義言者皆憚之

又曰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後屯騎校尉加散騎常侍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

又曰梁孝王彤宣帝子拜大將軍領西域校尉因大會語王鈐曰我從兄爲尙書合不能啖大鸞鈐知彤求爲尙書令荅曰下邳王爲令與天下共嚼啖大鸞故難公在此獨嚼彤曰長安大鸞誰耶鈐荅盧播是彤曰是吾家吏隱忍之耳鈐曰天下皆王家吏王法可不復行之耶

又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爲治護時迭有水旱則出租秩加賤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植太康三年詔齊王攸當出方嶽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黃鉞朝車乘輿之副晉陽春秋曰齊王冏輔政士以牛酒郊勞平原王幹獨齋百錢于懷賀之

晉中興書曰譙王承鎮湘州至武昌釋軍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丞曰公未盡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丞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丞之鎮又曰武陵威王晞爲桓温所收忠敬王少子也被廢後新安王遵初封新寧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將軍桓伊當造遵遵如門人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隱與桓温疎宗相見無嫌遵曰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由是少稱聰察及長輒凡退無復名望

晉百官表曰王右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僉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彭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亦自疆不息無有懈倦

又曰南郡王宣爲邢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勇女四十八崇飾

騎麗費殷廣大

又曰江夏文獻王義恭性嗜不恆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親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折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密漬之謂之爲鬼目精

又曰衡陽文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六

一年徵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

又曰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又曰晉平刺王休祐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皆令徹白

若有破折者悉刪簡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

蕭子顯齊書曰竟陵王子良云英少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後魏書曰河南王平原拜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時歲頻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而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

又曰任城王澄字道真少而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勵之顧謂中書令季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太平御覽

領袖後爲中書令改受尙書蕭願使庾畢來朝畢見澄音韻遵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彛曰往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安定王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軍過休以三盜人徇於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奸切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奸匿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應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君不可不慎於是一軍肅然

又曰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征戰常有大

功才藝比陳雷桓王而智過之

又曰臨淮王或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瑯琊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又曰東平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臣世宗卽位時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臣陪乘入命皓登車皓褰裳好上匡世宗推之令下當時壯其忠譽又曰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微之稱領廷尉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太平御覽

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

又曰彭城王勰字產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臨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敢求進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不叅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從征河北大破新野南陽高祖合鷓爲露布勰曰辭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不須威示天下以臣小才豈是用大高祖曰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制非兄則弟誰能辦之

北史齊書曰安德王延宗文襄五子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

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
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各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
隋書曰楊雄高祖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
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羣臣
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書曰紀王慎爲眞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
與越王眞齊名時人號爲越

賈誼書曰高祖弟分天下以封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故云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
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九
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下大
社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
所封之方色受之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人以其方色籍
以白茅歸國以立社社稷謂之茅土

王妃

史記曰趙王有以諸呂氏爲后弗愛他姬諸呂女妬怒讒
之太后誣以罪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邸覓命衛士
圍守之弗與食趙王餓廼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
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
曾不寤

續漢書曰樂安陳夫人孝質皇帝母也家本魏郡少以伎

入孝王家得幸生質帝梁冀欲專國傳令帝母不得至京
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帝拜夫人爲王妃

范曄後漢書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閣下使郎中令李儒進
醜王乃與妻唐姬及宮人別坐者皆獻歆王謂姬曰卿王
者妃勢不復爲吏臣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
十六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
李儒破長安遣兵抄關東路得姬儒因欲妻之不聽而終
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
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衮得病詔遣太醫視疾又遣太妃沛
王林並就省疾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十

又曰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以瓌太妃彭城人
徙封彭城

吳志曰吳主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張權聘以爲
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不肯由是矢
志早卒

又曰吳王孫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
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卒權爲
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後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
妬忌廢處吳積十年餘尋卒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荃濬鏐銅解荃等
屢請充迎其母而久不判充當鎮國中屯軍城西爲供帳

受百官錢荃濬遂突出於坐中叩頭流血訴充并陳說羣
客以母應還之意荃是齊獻王之妃衆賓皆驚起散出充
其愧愕

晉中興書曰海西李皇后庾氏自道憐司空水女也初爲
海西王妃海卽位拜爲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海西
公夫人無子

又曰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爲會
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並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
廢以憂薨烈宗踐祚追尊曰順皇后

又曰中宗之母太妃夏侯氏光姬一字銅環太妃爲恭王
妃主中宗王薨中宗嗣立稱王大妃永嘉元年薨還葬瑯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士

瑯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中宗立爲王納
后爲妃永嘉六年薨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字秣太傅襄之女也后以名家女人
爲瑯琊王妃生孝穆皇帝

蕭子顯齊書曰隋郡王子隆子雲興娶尚書令王儉女爲
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
屏

後魏書曰元匡爲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奏親王及始蕃
三王蕃妻悉有妃號而三蕃以下皆謂妻上不得同爲妃
名而下不如五品已上未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曰夫貴

於朝妻榮於室婦人無定升降從夫三蕃既啟王封妃名亦同等妻者齊也理於紀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蕃王妻名號始定

又曰陽平王顯詔曰顯所生親李誕育懿胤儀形蕃國母緣子貴義著春秋可授陽平王太妃以申典例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一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二

皇親部十八

公主

易泰卦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婦人謂妹曰歸泰者陰陽交泰之時女隨尊位履中

居順帝乙歸妹誠合斯義

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主曰降下也嬪婦

也

毛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繁其制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二

一

春秋左傳曰襄二十五年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

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又莊元年曰單伯送王姬

王將嫁女子齊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天子嫁女子諸侯使同姓

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

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娶女天孫也

又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易去也

魏相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竊恐吳起之無畱心也侯卽曰奈何因謂侯曰恐試近以公主起有畱心則必受無畱心則必辭侯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輕君也則必辭于是見公主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魏武侯疑之而不信也

又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諸女悉嫁諸公子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單于兵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二

敵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原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豈曾聞外孫與大父抗禮哉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廼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証公主孝文女曰勃子勝尙之故獄吏教引

又曰宣平侯張敖尙惠帝娣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卽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王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飲勉之卽貴願無相忘

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女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遣使持爲帳綿綉給遺焉

又曰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尙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病困以金千金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遷尉上請左右爲言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故於是言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三

又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子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公主私逋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權有詔外人長生

又曰初帝始館陶公主號竇大主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始興母以賣珠爲事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校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寇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名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知帝弗喜迺怒梁使者弗接見

按責王所爲梁使見太長公主

如淳曰景帝妹也

而泣曰何梁王

爲人子知孝爲人臣知忠太后曾不省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爲帝言之帝心廼解

又曰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來遂會女過龜茲龜茲王器留不遣復使報公主公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北宗室入朝而龜茲王降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後數求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

又曰薛宣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馬公主寡居上令宣尙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二

四

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王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其子况私從燉煌歸長安會赦因畱與主私亂也

後漢書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從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諸王女皆封縣停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瑯琊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皇女封公主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

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爲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杖殺之主卽還宮詆帝帝大怒詔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五

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合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鄧辰初娶世祖姊元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兵敗世祖卽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許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喑鳴不能對

又曰班使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嬖人居帷中召使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

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

又曰竇融長子禮尚內黃公主子勲尚東海恭王疆女北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門公兩侯三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主適延陵鄉侯僕梁

松舞陽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武陽公主又鄧訓傳武陽公主子梁扈有罪與交通此云舞

楊松坐誹謗誅

又曰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子適顯親侯大鴻臚竇

固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竇融子肅宗尊爲長公主

又曰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公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二

六

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官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幸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也

又曰明帝永平二年少府陰就子豐殺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

續漢書曰印璽殺王公主玉匣鏤縷夫人貴人長公主銅縷

謝承後漢書云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恒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魏志曰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公主爲之立廟

也

魏畧曰初當阿王植到關自念有過宜常謝帝不畱其從
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

又曰孝懷詹事斐紹息猷尙榮陽公主紹字承伯秀從兄
子猷不願婚聞紹在中書卽聘温嶠妹中丞傳宣奏猷大
不敬

又曰帝之姑姊妹皆爲長公主加綠綬

晉書曰長公主赤罽輶車駕兩馬公主油輶車駕兩馬右
駢

晉中興書曰王敦字處仲尙武帝女襄成公主天下大亂
敦將還臺悉以主嫁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弃捐

又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先封清河洛陽
之亂爲人所畧傳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
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温及女改封臨海宗正
曹統尙之

又曰南康宣公主興明帝長女於后所生初封遂安縣
主適桓温

又曰新安縣公主福簡文第三女徐叔媛所生適桓濟重
適王獻之

晉讚曰初衛瓘子宣尙世祖女繁昌公主宣遇黃門不厚
致有讒構楊駿欲專朝政諷內外奪宣主權由此去位上

會諸妃主議問主宣待汝薄今欲離汝意云何主素納不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離諸妃主因言泣是婦人重於再出故泣耳於耳遂離姊妹書稱故新婦

宋書曰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

又曰王偃字子遊母晉孝武帝女弟鄱陽公主宋父禪封戚君偃尙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傑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管作關東將兩三人微行見清河公王欲因主以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爲不得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下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大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八

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祿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乃尙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少知名尙武帝妹常山公主公主妬忌兩目失明終無子

又曰武帝勅衛瓘第四子宣尙繁宣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孫秀子會年二十爲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下者初時與富室

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聘尚公主莫不駭愕

又曰桓溫尙南康公主溫與庾翼友善恒桓相期以寧濟之事冀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郡之任託其私濟難艱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又曰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王珣曰謝昆雖不及劉貞長不減王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會帝崩袁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穢

滅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元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學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彥語后曰我尙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二

九

謚藻 東陽太守尙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主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又曰何瑀尙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聽明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最等並以輿馬相尙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露被恩紀

又曰趙倩尙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離婚

又曰稽湛之字休立秀之子也尙宋武帝七女治安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公主薨復尙武帝第五女吳郡宣

公主諸尙主者並同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
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二

十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二終

